

军事文学现状之观察

□陆文虎

1982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了军事文学创作座谈会，会后，中国作协成立军事文学委员会，巴金任主任。后来改组过一次，刘白羽任主任。1990年代以后就没有活动了。当时的军事文学委员会成员，如今多数都老或者故去了，最年轻的当数李存葆和朱苏进。2000年前后，我们曾经与中国作协酝酿恢复，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建军86年了，军事文学几乎与军队的成长发展同步。作为解放军艺术史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文学曾经在战争年代发挥过重要作用，进入和平年代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军事文学作为人民群众特别是战士和青年的主要阅读源，也曾有过风光无限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初，军事文学作为整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突然复苏并且掀起了新的浪潮。当时，老、中、青三代作家以不同的创作姿态，积极主动地投入创作。在《西线无战事》《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等作品的带动下，曾经井喷式地出现过一大批优秀作品。那时，因为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部队和中国作协的互动也极为密切，军队作家到地方深入生活和地方作家到部队参观访问，成为经常性的活动。军事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集团冲锋的态势，作家们都很活跃，各种题材体裁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在全国各类文学评奖中，军队作家常常名列前茅。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之初开始，除了少数作家仍能在中国文坛的潮头引领风骚之外，整个军事文学已经淹没在文学大潮之中，几乎显露不出自己的头角。从表面上看，这是军事文学的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军事文学进入了正常发展阶段。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军事文学只是文学，如果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特殊要求，军事文学只应当是文学。既然它只是文学，所以，除了少数优秀作家之外，多数作家只是一般的作家，他们混同于其他一般的作家，那不是太正常了吗？另外，在革命年代，在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中，文学是“党的文学”，是作为革命的工具的，因此，文学服从于革命，为政治服务，那是必要的，很容易理解。经过“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之后，19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那是因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本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历史条件变化之后，它所具有的片面性就突出地显现出来。文艺与政治是同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二者之间不是隶属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的并列关系。其实，不仅是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文学发生影响并且也受到文学影响的还有宗教、哲学、道德等。况且文学艺术还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文学不再那么“中心”、“重要”，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那么，军事文学要怎么发展呢？我认为应当更多地关注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邓小平同志的另一段话很有指导意义，他说：“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

军事文学要有一个繁荣、美好的明天，作家们自然要努力，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军事文学又是解放军总部机关大力扶持的一项事业，该怎么扶持呢？第一，加强创作室队伍建设。各大单位创作室确实集合了一批能人，但是，这里也有不会写东西而滥竽充数，或者只是为了解决待遇而在这里混日子。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到某大单位出差，曾问一位有一定名气的作家有什么新作，他说，创作难、任务重、时间紧，没写什么新作品。我说，你看解放军文艺社的某某编辑、某某单位的某某业余作者，不是都写了很不错的作品吗？他说，业余作者没压力，挤时间写就行了；我作为专业作家，压力很大，不能写好，因为专业作家，不用挤业余时间，但是时间过得太快。早饭后9点开始写，10点多去菜市场买菜，做饭，吃饭，午睡，下午3点开始写，到5点又收笔了，晚饭后还要散步。就是这个作家，几年后拿出了一部作品，根本就读不下去，摆在书店里完全无人问津。文学是一个需要全身心投入，需要呕心沥血，需要比谈恋爱还要有激情的事业。他只剩下“混”，完全没有激情了，怎么可能写出好东西呢。第二，发掘和帮助文学新人，制定为业余作者请创作假的制度。要有关切创作规划的业余作者请创作假，安排他们到各大单位创作室学习和工作半年到一年。这样做，可以保证创作人员对部队现实生活的实时了解和把握。对业余作者会有较大帮助，也能够使专业创作人员感受到必要的压力。

说实话，对中国军事文学的未来，我更寄希望于业余作者。这几年，确实有非常优秀的业余作者冒出来。1990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原院长胡可同志，以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的名义率领中国军队作家代表团访问前苏联，和前苏联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交流。我当时问，苏联的军事文学很强，苏军有多少专业作家？回答是一个都没有。前苏联军队所有的作家都是业余作家，他们的职务有教授、编辑、记者等等，除了文学创作，他们另外还有本职工作。军队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地方作家专门写军事文学，成绩也相当可观。因此，要大力加强对业余作者的扶植和帮助，同时，也要加强与从事军事文学创作的地方作家的联系。

我们不是有不少矛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得主了吗？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不也是从军队中成长起来的吗？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和解放军总部的支持、引导，有军内外作家的共同努力，军事文学的明天一定会更繁荣、更美好。

情感的“爆片”上，无不闪耀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彩。

意志和毅力是衡量人的灵魂大小的天平。自制力是人的美德的保障与支柱。一个没有自制力的人，很难实现有价值的人生。作为一支人民的军队，作为一个武装集团，它必然要求所有的成员具有超出常人的意志、毅力和自制力。即使在和平环境中，军队也须以铁的纪律和艰苦的磨练，去不断向人的意志、毅力和自制力的极限去挑战。军队是性格、爱好、见解不同的人们组成的集合体。但有一种比性格更强烈、比爱好更深刻、比见解更广泛的精神纽带，将这个集合体统一起来。人民军队，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征服环境；无论出现在何处，都能赢得人心。狂风突来，他们是汹涌澎湃的大海；暴雨骤至，他们是巍峨矗立的高山。

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军事文学的风骨。失却了这样的风骨，也便失却了军事文学的魅力。

一个没有哲学巨子的民族，是精神瘫痪的民族；同样，一个没有伟大英雄的民族，也只是患有“软骨症”的毫无出息的生物之群。军旅作家应饱吮着自己的心血，在作品中留下军人的风骨和血肉，去展现一个民族的精神坐标。

——编者

现状与期待

□汪守德

5月29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艺术局在京联合召开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会议。中国作家协会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与会领导、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和军地作家代表围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在新的起点上不断推动军事文学创作繁荣发展，努力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作贡献，积极座谈交流、建言献策。现刊发部分讲话和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军事文学的魅力

□李存葆

民，去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献身。就拿以现代科技虎视并称霸世界的美国军队来说，在当今战争中追求的是零伤亡，但他们在酷似实战的日常训练中，每年却都有数百名士兵献出生命。

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始终是我国军事文学创作最绚丽夺目的“主题词”。这是由军事文学尤其是战争文学的特性所决定的。血与火的战争中，常常能把人生最严肃的命题，诸如国家与群、群与己、誉与毁、理与欲、浮与沉、生与死……统统集中摆放在你的面前，让你作出抉择。血与火的战场上，常把人生的经历最大限度地浓缩在一起，爱与恨、喜与悲，无畏与恐惧、高尚与卑鄙等人类的一切情感，也无一不在战争这一特定环境下被大大强化。这些情感，有的人在10年、50年甚至一生中都不见得能全部经历，而在战场上，人们只需要几天、甚至几小时几分钟内就把这些情感全部体味了。正义的战争也常使人的情感在瞬间发生“核裂变”，而这些

的各种情感。情感，恰是人的道德、信念、原则和精神力量的核心和骨肉。正因如此，才有那么多的读者钟情于军事文学。

自人类伊始，英雄主义就已存在并被人所崇尚。最初，它仅是源于生命的艰难和对生存的渴望，因为命运总是格外眷顾那些勇敢和充满生命张力的个体和群体。英雄主义成为一种价值判断和道德规范，是在人类建立了有序且动荡的社会体系，尤其是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出现之后。莎士比亚说：“勇敢是世人公认的最大美德，有勇的人是最值得崇敬的。”他还说：“感发人心的忠勇，可以使一根纺线竿变成一柄长枪。”英雄主义历来是人类文明和人的精神的主旋律之一。但人类以审美的眼光看待英雄主义的时候，它已经以集体记忆中的一份组成，而被编码融进人类生命的基因中了。

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内涵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但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不倡导他们的军队和人民的

军事文学作为一种题材领域，在当今虽然不再那么热门，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但始终没有停下自己探索的脚步，陆续创作和推出了一些具有相当质量和影响的作品，时常给人带来一些惊喜。然而，认真客观地分析其真实的现状，又不免使人内心充满忧虑与焦灼。

如果对存在的问题稍加分析，便可得出这样一个印象。首先是作家历史感的淡化和生命体验的不足，限制了作者写作激情的迸发。现代的生活离战争的硝烟实在是太遥远了，那种民族和个体所经历的生与死、血与火，已经变为冰冷的记忆，生命的体验和感受触碰到的多为相对富足生活的喧嚣。关于战争生活的体验和想象难以有效地转化为创作的冲动，意欲持续出现高质量的、集群式的军事题材作品也就无从谈起。这使我想起海军作家朱秀海，他曾度过许多炮火下惊心动魄的时光，拥有了对于战争的切身经历和对战场的真切感知，于是也就有了《穿越死亡》这样如此震撼人心的作品。

其次是因为现在的不少军队作家，在经济条件上有了很大的改善，可谓衣食无忧，风雨不侵，又加之对某些负面消极现实的叹息，不要说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去接地气、通血脉了，甚至对革命历史和军队生活本身都淡然以对，因此对军队建设的发展与变迁，对官兵生活的晴雨与寒暖，也都似乎并不挂放在心上。其表现是笔墨基本上无涉当代军营，而痴痴地紧盯生财的路径，即使勉强写出的作品，也感受不到独特的用心、过人的才气和灼热的温度。由此评说其责任感、事业心淡化，对当代军营已形成严重的隔膜，创作已无源头活水也并不为过。

对于革命战争生活和军事题材作品，认识和评价上越来越存在某种歧见，致使创作者产生了某种犹疑与困惑。对一些军事题材作品思想与文学价值的认识，在隐约之中令人感到某种明显的距离，甚至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虽然对历史与战争问题总要有不超越的开掘与思考，但有些偏激的见解不可能不对军事文学的写作方向和价值取向产生

负面作用。这深刻地影响了军事题材作家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其观察与思考历史与战争问题的观念与思绪。

从事军事题材创作的作家的精气神严重不足，则是不容忽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不少作家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把发展军事题材文学创作视为生命的第一要务，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人曾戏谑地评价说现在的队伍有点像散养的鸡崽，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片面过分，但也确是某种状态和现象的真实写照和描述。一些作家进取心、自信心不足，注意力分散、才华局限，使我们很难看到军事题材文学更为辉煌的未来前景。

要突破其创作的瓶颈与困境，特别需要解决好真实性的问题。虽然这只是个很基本的问题，而且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由来已久，但对于真实性的问题解决得总不够好，令人对此抱有一种殷切的期待。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些反映战争生活的作品，如何存中的《太阳最红》、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张品成的《红药》、李燕子的《咆哮的鸭绿江》、李亚的《流芳记》、海飞的《向延安》、裴指海的《往生》、黄国荣的《碑》等，在反映战争生活的真实上前进了一大步，使人透过作品看到某些历史的段落与角落的真相，看到历史本身的残酷血腥和令人震撼。这些作品都是在竭力还原局部生活的真实，在一步步接近我们所希望达到的历史本质与文学境界，表现出了可贵的胆识、勇气和智慧。

真实性虽是创作的最基本要求，对于我国的军事题材而言仍应给予加倍的关注。衡量军事题材文学中的真实性，似乎有这样一些不能不注意的尺度。除了政治与思想的尺度外，我以为能够体现战争的真实性，还应对战争中的写真、人性和心灵等方面更为着力才对，

经风雨，见世面

□朱秀海

样的背景下，在这样的过程中创作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这场长达10年的战争和战争写作培养了一代军旅作家，使他们得以成长，直至今日，这批人仍然是中国军旅文学写作的中坚和主要力量。

可以这么说，新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两次军旅文学创作高峰，都与作家直接参与战争生活有关，而每一次这样的参与过程，都是一个让一批原本不熟悉战争生活的青年作家经风雨、见世面的过程。经的是战争与和平的风雨，生死荣辱的风雨，见的是战争中人这个世面。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一旦战争结束，进入漫长的和平生活，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新作家作品内容和精神探索的苍白。这不是他们不努力，或者他们不够聪明，是因为他们缺少见识战争的风雨，缺少对战争中的人，尤其是他们的灵魂的洞察。没有机会经风雨、见世面，有可能毁掉一整代作家，令他们无所作为，愧对前人。

有人说，我们现在没有战争，所以让新一代作家通过参与战争经风雨、见世面是走不通的。我这里想指出的是，不是没有战争，而是没有热战，也仅仅是没有热战而已。就海军而论，我们的

新时期以来，军旅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的领域里联手作战，剑锋所指，不断将当代军事文学从勃发推向鼎盛，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力作。在军事文学作家队伍当中，既有我崇敬的师长，也有我钦佩的侪辈，还有大显主角的后起之秀。他们或铜铁铁板，唱大河东去；或烟雨楼台，吟西风瘦马；或写英雄气短，或说儿女情长；或纵向于传统文化的大山里探骊得珠，或横向从西方文学的海湾里采珊拾贝。这些作品，或豪放或浑厚或缠绵或委婉；或直面人生，入木三分；或功候深藏，秀丽内含；或洗尽铅华，真纯毕现；或娓娓而谈，引人入胜；或信笔写来，风致自显。可谓各有灵妙，各擅胜场。

优秀军事文学作品的基本品格应是：情感的敏锐、情感的丰沛、人物形象的丰满和心灵的丰富。从新时期以来的优秀军事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窥见，这些作品，无论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上，在探测军人心灵和展示文化底蕴上，还是在表现技巧和手法创新上，较之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军事文学，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有了革命性的突破。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是寄托在阅读上的。军事文学最大限度地展示人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又能在特定氛围中袒示人

目前有三个新情况：其一，是自1979年的南部边境战争之后，战争与我们军人的距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战争这只野兽，已开始缓步离开自己栖息的巢穴，正瞪大眼睛向我们窥视。其二，是世界上关注我们这支军队的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我们一艘舰艇的出航，一架飞机的试飞，一场演习的开始，一种新武器的试验，都会成为他们议论的话题。从我们军费的开支，将领的更换，到军方人物的谈话，他们都要进行评论和琢磨。他们不再用不屑的眼光看待我们，而开始不停地说是我们威胁。其三，是我们国内的军迷群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这些军迷不仅关心我军新武器的研制；还关心军队的编制是不是合理；个别的还能制定详细的战役计划。

我自己觉得，对于第一个新情况，我们军队写现实题材的作家应该给予注意。目前的局势正在迫使我们去想一些问题，比如，日本军国主义为什么难以根除？和平意识为什么在这个族群中扎下根来？比如，为什么人类能在微观和宏观世界有那么多科学创造，却至今创造不出和平解决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争端的有效办法？

对于第二个新情况，我觉得我们军队作家应该感到高兴。既然关注我们军队的外国人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今后关注我们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的外国人也会逐渐增多。据说外国情报部门专门有人研究我们中国的当代军事文学作品，想从中发现中国军人的真实心理状态，从而判断出我们的战斗力水平。这样，我们在写作时就还要想到，我们的读者中将会有一些非文学爱好者，而且是外国面孔。

面对第三个情况，我们得小心自己的作品遭到本国军迷的耻笑。军迷中的一部分人，也同时爱读军事文学作品。这部分读者既是艺术鉴赏者，同时也是军事专业上的挑剔者。我们在写作中涉及军事知识时，必须慎之又慎。

回顾过去的军事文学创作情况，我们当然取得了很辉煌的成绩，但原来存在的老问题依然存在。归结起来，大概有这么几个：一是写历史上的军人和战争时，少有新的思想发现。一些作品的思想蕴涵是在重复大家都知的历史结论，还有一些作品在思想蕴涵上是在重复前辈作家已发现的东西。也因此，这些作品不能让读者精神一震从而得到思想启迪。二是在写当代军人和当代军队生活时，因为担心惹麻烦，不愿去触及问题，塑造和叙写的人与故事离生活挺远，甚至很假，很难获得读者认同。三是对未来军人和未来军队生活的想象不丰富，高质量的军事科幻作品十分稀少。美国因为历史很短，他们的军事文学在题材选择上回头看的也有，但关注未来的更多一些。他们很早就有关于机器人之战、无人机之战、空间之战的小说和电影作品。今天，这些幻想的文学作品中的战斗场景已经变成了现实，可我们至今还少有类似的作品。

一句话，我们得努力。

经风雨、见世面，这是我们多年来想得最多的问题。近年来，年轻一代的军旅作家虽然时有新人和佳作，但就总体而言，其创作实绩还远未达到令人信服的高度。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专题研究新时代军事文学创作的繁荣，可谓正当其时，很有必要。

一般说来，新中国军事文学创作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次是十七年的军事文学创作，出现过《红日》《林海雪原》等一大批在全社会引起巨大影响的作品；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的军事文学创作，以《西线无战事》《高山下的花环》为代表。第一次高峰所以会出现，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革命战争和民族反侵略战争，创作者基本上都是战争的亲历者，他们的创作灵感和生活积累首先来源于自己的经历，书中的各种人物包括英雄人物其实就是他们的同时代人甚至自己。这批作品质胜于文的特点也恰恰源于这个原因。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高峰的出现，则与长达10年的边境战争以及大批作家在这一时期亲身参战或者长期深入战争体验战争生活有绝大的关系。我们自己也是这段文学史的亲历者。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冯牧，还是刘白羽、李瑛和徐怀中，都在组织大批作家进入战场、参与战争或者熟悉战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次，一次是1979年春天的边境战争前后，中国作协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了大批作家参战，战后又组织了大批作家深入参战部队采访，《西线无战事》和《高山下的花环》都是在这

排名第二，中华民族开始在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上承担更大责任，我们的军事活动也相应地更多地走出军营和国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作家也应当走出军营，走出国门，去经更多样的风雨，见更广大的世面，拥有更多样的人生。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命运和使命，这一代新作家不可能写出他们的前辈们写出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但他们如果能够经历更多的风雨，见更大的世面，加上努力向前辈学习，一定能够写出前辈们不可能写出的、足以具有这个时代特色和标高、无愧于前人的作品，在中国军事文学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新的一章。

一个作家的成功，仅靠走出去经风雨见世面是不够的，但没有走出去经风雨见世面这个环节，成功则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作协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在组织作家经风雨、见世面方面有着光荣的传统。为了新一代军旅作家的成长，中国军事文学创作走向新的大发展大繁荣，我们希望继续发扬这一传统，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发掘人才，组织活动，将一批有才华、有抱负、可堪大任的青年才俊推向今日国内国际军事斗争的第一线，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向曾经创作过辉煌成就的前辈学习，向世界上一切最优秀的战争文学经典作品学习，全方位地迅速提高他们，使他们能够更早期地写出他们的《战争与和平》，写出他们的《红日》《林海雪原》《西线无战事》和《高山下的花环》。

近年来，海军一方面有意识地加强文学创作队伍的建设，引进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大力组织作家深入一线部队，经风雨、见世面，围绕海军担负的重大任务组织重点作品创作。海军作家登上航母，深入舰载机试飞大队，随护航编队赴亚丁湾航行，赴核潜艇基地深入生活，长时间与官兵实行“五同”，其中参与亚丁湾护航的同志每次在海上漂泊的时间都在7个月之上，效果正在显现出来。今年，反映中国舰载机攻克着舰和起飞技术、实现航母成军的长篇小说和同名电视剧《第一次起飞》、反映亚丁湾护航的长篇小说和同名电视剧《亚丁湾》、短篇小说集《亚丁湾》，反映航母续建和航母部队的纪实文学《中国航母》，反映第一代登上航母的女水兵的长篇小说《女兵上舰》，都将在年内出版或投入拍摄。今年下半年和明年，我们还将陆续进行电视剧《航母船长》、反映中国核潜艇部队的电视剧和长篇小说《台海海》等重点作品的创作，而在进入创作之前，我们还要继续组织作家长时间地到部队当兵、代职。

文学评论界也许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不是真正出现过两次战争文学的创作高峰持有不同看法，这里涉及到一些理念上的分歧。但即便我们真的需要一种别样的军事文学，大力提倡并且创造条件让一代作家经风雨、见世面，也是必要的。

经风雨、见世面还包括让新一代作家走出军营，走出国门。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